

漫话俗说“拨浪鼓”

◎李绪洙

2002年新春到来之际，古城济南红红火火举办了洋溢着“老济南”浓浓年味的民俗风情旅游节。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七，在大明湖庙会上，在趵突泉灯会上，在泉城广场游乐会上，旧时济南街头及“野场子”上常见的皮影戏、拉洋片、捏面人、摔跤练把式等玩艺回来了，曾受少年们喜爱的推铁环、抽陀螺等玩头也回来了。尤其是笔者见到天真烂漫的孩童们手摇着那鲜艳玲珑的拨浪鼓时，听着那阵阵清脆的鼓点声，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脑海里不禁想起了自己50年前的童年岁月……

鼓是人类发明最早的乐器之一，据考古发现，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华夏社会彩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鼓，在商代殷墟甲骨卜辞中更是多见有“鼓”字。今天看来，作为儿童玩具的小小拨浪鼓似乎很不起眼，但如果我们如果追溯拨浪鼓的“身世”就会发现，它的家族不但在华夏社会历史上有着古老的“谱系”，而且它的祖先曾有过辉煌的经历。我们今天所习称的“拨浪鼓”，它的祖先在上古时被称作“鼗（鞚）”或“鼗（鞚）鼓”，其样式与一般的鼓略有不同，它两面蒙有皮革的圆形鼓身中间竖贯有一长柄，鼓身两侧各固定有一短绳，绳端系缀小珠，当转摇竖柄时，鼓身两侧的绳珠即反复甩动击打鼓面而发出声响。在历史文献记载中，传说“鼗（鞚）”在华夏远古部族时期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使用于战场上。宋·



高承《事物纪原·乐舞声歌部·鼗》：“《吕氏春秋》曰：帝喾使垂作鼗。《通历》曰：帝喾平共工之乱，作鼗。”^①旧题黄帝之臣风后撰写的《握奇经》中也记述了“鼗（鼙）”在远古战场对阵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加四角音者，全师进西；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鼙音不止者，行伍不整。”晋·马融述赞《鼙鼓》：“红尘战深，白刃相临；胜负未决，人怀惧心。乍奔乍背，或擒或纵，行伍交错，鼙在鼙音。”^②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两军白刃格杀的激战中，咚咚鼙（鼗）鼓声不但能够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调度军队阵列的变化，“鼙（鼗）”俨然显示着一副大将气派。

从先秦文献作品中我们还发现，商周王朝举行庙堂祭典仪式时，在场演奏的器乐行列里也有“鼗（鼙）鼓”。《书·益稷》：“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③《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鼙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④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宫廷中还设置有掌教演奏鼓、鼗、管、弦等乐器的乐官。《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汉·郑玄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⑤南朝梁代学者沈约在其编撰的《宋书·乐志》中论述说，先朝在不同的祭祀仪典中所使用的“鼙（鼗）”的规格式样也有区别：“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鼙也，节也……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鼙。鼓及鼙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鼙。六面者曰灵鼓、灵鼙。四面者曰路鼓、路鼙。《周礼》：‘以雷鼓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⑥东汉时，“鼗”还用于朝廷举行的岁末“逐疫”仪式中列阵助威：“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傩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⑦唐宋时期，“鼗”仍然活跃在皇朝殿堂舞蹈及郊庙祭祀的演奏队列中。例如，李林甫等人奉唐玄宗敕撰写的《唐六典·太常寺·太乐署》中就规定：“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武舞之制：左执干，右执鍔，二人执旌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四人持金𬭚，二人奏之……凡有事于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灵鼓、灵鼗，宗庙及帝社用路鼓、路鼗。”^⑧《宋史·乐志二》：“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



上……舞工闻鼓声，则各依律缀总于正玄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面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④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唐宋皇家武舞的队阵表演中，“播鼗以导舞”，有声有色地展现着先古军阵作战的法式风格。明清时期，禁锢于古代帝王庙堂中的祭典乐舞也出现在民间活动中。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有对民间文人雅士举行泰伯祠大祭场面的描写：“当下祭鼓发了三通，金次福、鲍廷玺，两人领着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柷的……司编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⑤作者重笔描写的这场祭祀活动可称得上是庄隆重，仪典程式可谓一丝不苟，但这也不过是黑暗腐朽的封建末世的回光反照而已。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后，华夏大地一百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在中国人民跨入21世纪的今天，古代庙堂雅乐中的“鼗”应该是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的文物了。令人惊喜的是，笔者最近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节目时，竟然看到了正在进行音乐演奏的“鼗”。据配音解说介绍，电视画面中的演奏现场是我国云南省纳西族村寨里的一座神堂中，几位身着民族服装的老翁各司乐器安祥沉稳地演奏着“唐乐”。只见其中一位老者手持一柄“拨浪鼓”席地盘腿端坐，鼓面直径看来大约有30厘米，扁圆形的鼓身两侧中间各固定一系珠的短绳，随着乐曲演奏的节拍，老者不时地转摇鼓柄，咚咚的拨浪鼓声浑然融合在乐曲声中……“唐乐”悠远的神韵令人陶醉，演奏现场就犹同一幅凝固的民俗彩画令人神往。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央电视台继承、挖掘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将深藏在云贵高原山寨中的“唐乐”、“鼗”推上新世纪的电视屏幕，介绍给亿万观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鼗”由古代帝王的殿堂郊庙进入民间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论。笔者发现，在三国东吴僧人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记有民间儿童持“鼗”玩耍：“侧有一儿，播鼗踊戏，商人复笑之……播鼗儿者本是牛。牛死，灵魂还为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贯此鼗。儿今播弄踊跃戏舞，不识此皮是其故体，故笑之耳。”^⑥唐代僧人慧琳编撰的《一切经音义》对



这则小故事里的“鼗”释义为：“徒高反。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者也，旁还自击。山东谓之鞞牢。”¹²（笔者按，鼗、鞞是鼗的异体字；鼓是鼓的异体字。）由上我们推测，“鼗”向小型化演变而成为儿童玩具，这个走向民间的俗化过程应该是自魏晋到唐这段时期。到明代时，儿童玩具“鼗”已经以商品流通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其制作工艺相当精致，民间中也俗称作“博郎鼓”。例如，《金瓶梅》第三十二回：“两个青衣家人，戴金方盒拿了两盒礼物：炳红宫段一匹，福寿康宁镀金银钱四个，追金沥粉彩画寿星博郎鼓儿一个，银八宝贰两。说道：‘穷内相没甚么，这些微礼儿与哥儿耍子。’”又第五十回：“李瓶儿慢慢拍哄的官哥儿睡下，只刚扒过这儿来，那孩子就醒了，一连三次。李瓶儿交迎春拿博郎鼓儿哄着他，抱与奶子那边屋里去。”¹³出生于晚清年代的鲁迅先生在其晚年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所喜爱的玩具——鼗鼓。他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写道：“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¹⁴

星转斗移，光阴如梭。小小的“鼗”给一代代的孩童们带来了欢乐，也给一辈辈的成年人带来了纯真的回忆。今天，它又活跃在生气勃勃的神州大地上，在孩童们手中转摇着、欢响着，象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民俗宝库中闪闪发光。

“鼗”由古代帝王的殿堂郊庙进入民间后，摇身又变成了流动货郎手中招徕顾客的工具。元明清时期的不少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踪影，也俗称作“不郎鼓儿”“不琅鼓儿”“惊闺”“播鼗鼓”等。例如，元·关汉卿《四春园》第三折：“自家是个货郎儿，来到这街市上，我摇动不郎鼓儿，看有甚么人来。”元·无名氏《渔樵记》第三折：“老汉是这会稽郡集贤庄人氏，姓张，做着个捻靶儿的货郎……[云]这里是刘二公家门首，摇动这不琅鼓儿。”¹⁵《金瓶梅》第九十回：“孙雪娥与西门大姐在家，午后时分无事，都出大门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个摇惊闺的过来——那时卖脂粉、花翠生活、磨镜子，都摇惊闺。”¹⁶《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手执着一个玲珑玲



娘的东西，叫做个惊闻，一路摇着，径奔二郎庙中来。”^⑩清·李渔《风筝误·惊丑》：“满手持来满袖装，清晨买到日昏黄，手中只少擂鼗鼓，竟是街头卖货郎！”^⑪就这样，世世代代的货郎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奔波于城乡大街小巷，他们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他们走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终于走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天地。

在笔者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初济南城里街巷上还活跃着众多行当的流动商贩和手艺人，其中只有布贩和日用小百货商贩使用拨浪鼓招徕顾客。流动布贩所持的拨浪鼓是圆手柄上串一扁鼓，鼓面直径大约有30多厘米，转摇起来击打出的鼓声浑厚高亢，不过在笔者印象中，布贩的生意一直很冷清。日用小百货商贩所持的拨浪鼓多是由两只小扁鼓与两面小铜锣相间一柄串成，鼓和锣面的直径大约有10厘米，持柄转摇起来发出的锣鼓声清脆响亮，节奏错落有致，十分悦耳动听。据笔者所闻，从事经营多年的货郎们大多都有自己常年固定走动的街巷和路线，有多年结识形成的“老主户”群和拨浪鼓的撞击风格，当街巷胡同宅居里的妇女们听到熟悉的拨浪鼓声时，就会纷纷走出家门，聚拢到货郎担或货郎车前，梳头油、雪花膏、猪胰子、卫生碱、花手帕、小镜子、绣花线、头篦子、裹腿带、针锥子、发卡、头绳……琳琅满目的小百货前不多会儿就热闹了起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个体经营的商贩们相继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货郎们的拨浪鼓也随之渐渐从人们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在今天21世纪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大舞台上，昔日货郎们挑担推车手摇拨浪鼓的商品经营方式显然已无立足之地，但他们在中国传统商业史上无疑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章，而结束了历史使命的拨浪鼓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也值得我们珍视挖掘。据《光明日报》2001年6月13日报道，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作为全国小商品物流中心的浙江义乌，当地文化工作者在挖掘民间娱乐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广场舞表演的新形式——“拨浪鼓舞”。他们将义乌人祖祖辈辈挑担“鸡毛换糖”的谋生招徕手段转化为艺术表演形式，既保留了“货郎担”所用“拨浪鼓”的工具特征，又结合了民间儿童玩具“拨浪鼓”的审美趣味，通过少年儿童们热情奔放又充满天真烂漫情趣的表



演，将新一代义乌人自豪幸福又不忘历史的率真与深沉，集中又艺术地展现了出来。“拨浪鼓舞”以“拨浪鼓”作为特定道具和表演依托，又以“拨浪鼓”及其鼓声作为伴奏乐器和特色音乐，透射着民间文化传统格调，洋溢着新中国新时代的气息风貌，它为万紫千红的华夏民族艺苑又增添了一株绚丽的奇葩。

“鼗”——“拨浪鼓”，它产生于远古华夏民族手中，几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生生不息，给人们奉献着独特的魅力和风采，它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①《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页。
- ②《据奇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 ③④⑤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4、620、797页。
- ⑥《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二册，第555页。
- ⑦《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十一册，第3127页。
- ⑧《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3页。
- ⑨《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九册，第2975页。
- ⑩《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60页。
- ⑪《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卷，第37页。
- ⑫《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册，第1323页。
- ⑬⑭《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79、742、1424页。
- ⑮《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01页。
- ⑯《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重排版，第三册，第872页。
- ⑰《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258页。
- ⑱《李笠翁十种曲》，上海朝记书庄，第二集，第14页。

(李绪洙：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汉语史研究室副教授)

